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楚史

张正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楚史

张正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楚史/张正明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ISBN 978-7-300-12250-2

- I. ①楚…
- II. ①张…
- III. ①中国-古代史-楚国 (? ~前 223)
- IV. ①K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632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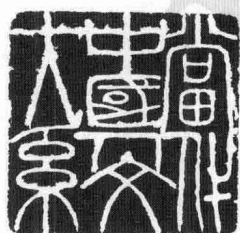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楚史

张正明 著
Chu 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20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12 000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

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司天”、“司地”的远祖	1
第一节 祝融与古帝的世系和位次	1
第二节 祝融的功业	5
第三节 大巫·尊神·精灵	9
第四节 祝融八姓——陆终六子	14
第二章 “筚路蓝缕”的岁月	20
第一节 鬻熊奠基，熊绎受封	20
第二节 栖于幽谷的雏凤	23
第三节 周昭王南征、周穆王东征与楚人	31
第四节 熊渠开拓“江上楚蛮之地”	34
第五节 动荡的时世	37
第六节 优越的环境	40
第七节 在阶级社会的门槛上	43
第三章 暴力与文明	51
第一节 “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	52
第二节 灭权国，创县制	53
第三节 得志汉东	55
第四节 兼顾侧背	61
第五节 武王暮年的壮举	63
第六节 越汉水，出方城，入中原	65
第七节 文王与国人	69
第四章 内聚国力，外争霸权	74
第一节 令尹子文与成王	74
第二节 齐楚争霸	78
第三节 会盟，交战，燕飧	84



第四节	令尹子玉	87
第五节	晋楚城濮之战	89
第六节	成王晚年的变故	93
第七节	走向繁荣	95
第五章	蜚将冲天，鸣将惊人	100
第一节	转祸为福的庄王	100
第二节	问鼎周室	104
第三节	晋楚邲之战	110
第四节	霸业的顶峰和霸主的本色	116
第五节	令尹孙叔敖	121
第六章	抚有蛮夷，以属诸夏	128
第一节	晋楚修好之盟前后	128
第二节	晋楚鄢陵之战	133
第三节	“知其惑者非大惑也”	137
第四节	芈掩芑赋	142
第五节	晋楚弭兵之盟前后	144
第六节	成熟的文化	146
第七章	侈靡和虚荣，阴谋和暴行	152
第一节	灵王以政变始	153
第二节	游宫，细腰，巫音	157
第三节	灵王以政变终	161
第八章	内乱导致外患	168
第一节	求安	169
第二节	招祸	171
第三节	吴师入郢与楚国迁都	179
第四节	等级和阶层	187
第九章	中兴	194
第一节	和于内而慎于外	195
第二节	白公与叶公	199
第三节	吴亡、越兴与楚人	203
第四节	战国的大势和楚国的前景	206
第五节	渐臻全盛	208
第六节	老子与道家	213
第十章	吴起变法与威王兴楚	218
第一节	变法前的困境	218



第二节	吴起变法	220
第三节	变法后的起色	223
第四节	威王兴楚	226
第五节	庄子与道家	232
第十一章	从极盛到顿衰	236
第一节	秦人得计，楚人失策	236
第二节	怀王与张仪	240
第三节	怀王的末路和晚节	245
第四节	裁郢沦陷	249
第五节	科学和技术	252
第六节	美学和艺术	259
第七节	屈原和宋玉	266
第八节	庄跻的暴郢和人滇	270
第十二章	灭楚必秦，亡秦必楚	274
第一节	顷襄王亡羊补牢	274
第二节	春申君始荣终枯	278
第三节	决胜阶段的秦楚国情	283
第四节	六王毕	287
第五节	四海一	290
第六节	伟业和暴政的顶峰	292
第七节	陈胜、吴广首义	294
第八节	秦亡	298
第九节	汉兴	304

第一章

“司天”、“司地”的远祖

据孟子说，楚国有一部名为《杻杌》的史籍。^①《杻杌》的体例或许同鲁国的《春秋》类似，记东周列国的大事，而以楚国为中心。可惜它久已亡佚，只留下了一个古怪的书名。杻杌，相传是一位凶神或者一头恶兽。后人别创新解，不一而足，但都查无实据。杻杌同楚国究竟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不解之谜。在楚人的心目中，杻杌大概不是什么凶神或者恶兽吧？史籍以《春秋》为名，借时序的流迁喻世事的演变，显得典雅而正大；以《杻杌》为名，就显得神秘而奇特了。这一正和一奇，似乎透露了上古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风格差异的一点信息。

西晋咸宁或太康年间，从汲郡的战国魏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有一篇记楚事，据见过的人说其字最为工妙，可惜也失传了。

古老的中国有一堆庞杂的神话和传说，楚史的起点就在神话和传说的时代之中。这些神话和传说介乎有序与无序之间，最易使人发“剪不断，理还乱”之叹。想要从中察访楚人先民的踪影，恰如在迷宫中寻出路来那么麻烦。好在这不是索然无味的苦差，我们终将走到豁然开朗的洞天。

第一节 祝融与古帝的世系和位次

古代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生活在洪荒时代的始祖，那是一位神格化的人，或者是一位人格化的神，通常享有建不世之殊勋的荣耀。他们受到这个民族笃实而真诚的崇拜，赋予这个民族以生存的

^① 参见《孟子·离娄》。



勇气和进取的信念。他们的事迹夸张地记录了这个民族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而且集中地显示了这个民族对世界的认识 and 理想。

那么，楚人的始祖是谁呢？

假如只追溯到祝融，那是众口一词，绝无疑义的。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都能找到力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楚国的别封之君夔子不奉祀祝融和鬻熊，楚王忍无可忍，兴师问罪，把夔子废黜了，把夔国灭掉了。鬻熊是楚国始封之君熊绎的曾祖，祝融则是楚人的始祖，不奉祀鬻熊已罪不可恕，不奉祀祝融则罪莫大焉。《国语·郑语》记周太史伯答郑桓公问，明确指出楚国的公族是祝融的后裔，这是述及楚人始祖为祝融的一则最早的记载，时在西周末。1987年发掘的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墓主是战国中期与晚期之际的楚左尹邵垞，墓中出土的竹简记录着墓主奉祀的祖先的名字，其中就有祝融，这是证实楚人的始祖为祝融的一个最新的发现。

假如不满足于祝融，而要上推到比祝融更早的颛顼或者高阳，似乎也无线索可寻。屈原在《离骚》中自述家世说：“帝高阳之苗裔兮……”《史记·楚世家》的起句是“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屈原博闻强识，以楚人言楚事，其必有据。《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相传也是祝融的后代，而且治史如理丝，所言也绝非无稽之谈。那么，楚人的族谱似乎可以从别称高阳的颛顼写起了。无奈《离骚》的上述说法是附会，《史记》的上述说法是误会，附会加上误会，就失真愈甚了。这牵连到神谱的形成和变迁，不能不多费些口舌。

中国的民族是多元的，他们的神话和传说自然也是多元的。民族是在动的，是会变的，与此相适应，神话和传说也在动，也会变。民族的融合，国家的兼并，以及正统观念的形成，促使来源各异的诸多古帝实行纵向的整合，本来没有从属关系的有了从属关系，本来没有裔嗣关系的有了裔嗣关系，全不顾资历的深浅和神通的大小，总是强者为尊，后来居上。民族的流徙，国家的播迁，以及五行与五方、五色相配的学说的确立，促使先已整合的诸多古帝实行横向的改组，易位者有之，变姓者有之，升者、沉者亦有之。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中国古代的神谱，就是这么一个几经整合、改组的杂拌儿。这个神谱可以告诉我们许多饶有趣味的信息，但它所开列的古帝世系和位次的可信度是不高的。

高阳的资格很老。《左传·文公十八年》记鲁太史克对鲁宣公



问，列举了几位古帝，第一即高阳。^① 高阳为夏人所尊崇，是炎帝的古称。称高阳也罢，称炎帝也罢，都是太阳的化身。^② 楚人的先民曾依附于夏朝，从而接受了夏人的古帝高阳。^③ 族际的主从关系幻化为神际的主从关系，祝融就被当做高阳即炎帝的臣僚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张守节《正义》说：“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这个“佐”字，用得相当贴切。长沙子弹库《楚帛书》记有“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云云，证明楚人相信自己的始祖是听命于炎帝的。《离骚》乃屈原呕心沥血之作，叙事求其古，用典求其雅，所以不称炎帝而称高阳。至于屈原把炎帝与祝融的主从关系说成祖孙关系，则是攀龙附凤的心态的流露。自从周代形成了正统观念，利用神话和传说来攀龙附凤是人情之常，三闾大夫也未能免俗。这对民族和睦、国家安宁有利，既无可厚非，又无须深究。

高阳源于中原，炎帝源于关中，彼此邻接。西周中期和晚期，姜姓的周人多数迁居“南土”，有申、吕、许、厉等国，他们把祖神炎帝也搬到南方来了。战国中期以后，五行与五方、五色相配，炎帝为赤色，别称为赤帝，就被派定在南方火位了。

颛顼与高阳原不相干，他是中原某个古代民族尊崇的天帝，后来被周人接受了。颛顼的神通是无与伦比的，把他看成宇宙的主宰也不算过分。然而他的神格相当模糊，甚至相当抽象。只有一点是

① 其原文为：“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下文说帝鸿氏、少皞氏、颛顼氏、缙云氏各有“不才子”一人，是为四凶。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

② 《左传·文公十八年》记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杜预注曰：“此即垂、益、禹、皋陶之伦。”庭坚为八人之一，又见《左传·文公五年》，与皋陶连举。由此可知，高阳是夏人尊崇的古帝兼祖神。《国语·周语》记周太子晋说，禹为姒姓，佐禹治水有功的四岳为姜姓。按，姜姓是东部的戎人，尊崇炎帝。对此，史无异辞。炎帝，如《白虎通·五行》所指出的，就是太阳。周太子晋还说：“有夏虽衰，杞、鄫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这些国家的公族同鲧、共工之类一样，“皆黄、炎之后也”。姒姓的夏人与姜姓的四岳同族，也尊崇太阳，只是他们称太阳之神为高阳，而不像四岳的后裔那样称之为炎帝。《史记·夏本纪》说，禹都于阳城。所谓阳城，应即高阳之城，亦即太阳之城。后人不知高阳是夏人的古帝，当然也就不知高阳是炎帝的古称了。

③ 《国语·周语》记周内史过说：“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融是祝融的省称，回禄是祝融的别称，由此可知，楚人的先民与夏朝的关系异常密切。



明确的，即他在北方。《国语·周语》记伶州鸠说到周武王伐殷纣王之时，“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这就泄漏出颛顼的秘密来了。身为天帝，总在北方，而有莫大神通的，非北极星莫属。北极星高踞天顶，俯瞰尘寰。古人见到连同北斗在内的众星都绕着它旋转不息，它却纹丝不动，颇有临制四方的态势和气概，因而把它当做全天最尊之神了。其实，由于岁差，北极星不是守位不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 α ，先秦的北极星是小熊座 β ——《论语》称之为“北辰”。^①这北辰和邻近的二十来颗星一起，构成天宫紫微，全天最尊之神就住在这个天宫里面。既然全天最尊之神为颛顼，那么，颛顼即北极星便无可置疑了。周人构筑神谱之时，出于扬己抑人的心理，把自家的祖神黄帝排在颛顼的前面，不承认颛顼就是天上的北辰，只承认颛顼管着地上的北维，让他住在层冰积雪之地。由此，颛顼的真身是什么才显得不明不白。

在楚人看来，高阳不是颛顼。《离骚》只说高阳，不说颛顼。《远游》，东汉的王逸以为也是屈原所作的，其中既写到了“高阳邈以远兮”，又写到了“从颛顼乎增冰”，两者显然不可混为一谈。在先秦的北方人士看来，高阳也不是颛顼。^②鲁太史克列举的古帝有六位，高阳居第一，颛顼为第五。

高阳与颛顼合流，始于两汉。为了集中和统一，汉朝不能不这样。汉人对太阳的崇拜不像先秦的楚人那么热烈，对炎帝已比较冷淡，对高阳则相当陌生了。恰巧，作为地名的高阳在中原的北面，已经超出黄河流域，正是颛顼管领的地方，汉儒就把高阳和颛顼拉扯在一起，说颛顼以地为号则称高阳了。做得最彻底的是班固，他在《汉书·叙传》中称高阳、颛顼为“高项”，这就再也拆不开了。

《离骚》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是楚人把自家名声很大的始祖祝融摆进名声更大的炎帝谱系中去，借以表明自身是诸夏的一员，而实为附会。《史记》说颛顼即高阳，是汉人把旧的神谱改造得适合新的需要，借以显示四海的一统，而纯属误会。至于楚人的始祖，

① 现在小熊座 β 距北天极 15° 有余。

② 玄宫为颛顼之所居，如《庄子·大宗师》云：“颛顼得之，以处玄宫。”《墨子·非攻》所记独异，有句曰“高阳乃命（禹于）玄宫”，误以高阳为颛顼，疑此篇曾由汉儒增补改窜，而此句非《墨子》原文。

则既不是颛顼，也不是高阳，而只是祝融。^①

《史记·楚世家》说：“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按，重黎即祝融。算辈分，祝融就是颛顼的曾孙了。此说出于经过汉人改组的神谱，不足为据。正像《史记·五帝本纪》说颛顼乃黄帝之孙，同样不足为据。人界有了一个统一的王朝，神界就得有一个统一的世系。原来毫不沾亲带故的诸多古帝，被编派进一个家族的世系中去了，而且做得一本正经，煞有介事。无论高攀的、俯就的、强拉硬捏的，都得其所哉，谁也不会提出抗议的。马克思论古代的希腊，曾说到“真正的氏族”和反映在神话中的“幻想的系谱”^②。古代的中国也这样，人们也乐于以荒诞的古帝世系来囊括真正的氏族乃至民族。假如见到有些文献说楚人的远祖是高阳或者颛顼而信以为真，那就是食古不化了。

祝融的先人，根据现有的资料，只能推到老童。《史记·楚世家》所谓“卷章”，是“老童”的讹写。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竹简记楚国公族的远祖，“老童”两字赫然在目。老童没有值得后人称扬的丰功，辈分虽比祝融高，名声却比祝融小，因而未能成为楚人奉祀的始祖。

第二节 祝融的功业

祝融作为火正，早在神话和传说的时代已崭露头角。楚国的观射父说他是颛顼的火正，周朝的太史伯说他是高辛的火正，太史伯比观射父早将近三个世纪，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采纳了太史伯的说法。高辛即帝喾、帝俊、帝舜，是东夷的古帝。楚人的先民曾依附于崇奉高辛的强大的东夷部落联盟，所以后世才有祝融为高辛火正的传说。

^① 先秦的文献只有一处说到祝融与颛顼的裔嗣关系，即《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晋太史蔡墨论五行之官，说祝融乃颛顼之子，其名为犁，居火正。按，此说不确。《国语·楚语》记楚大夫观射父答楚昭王问，说“颛顼……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可见当时楚人只承认祝融是颛顼之臣，不承认祝融是颛顼之子。观射父与蔡墨大致同时，而所言相异。事关楚人的始祖，当以楚人所言较为可信。黎有兄名重，观射父说“重黎氏世叙天地”；蔡墨却说重即句芒，乃少皞之子，居木正，与黎无亲缘关系。两说也相异，仍以楚人所言较为可信。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5卷，5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继高辛而起的，是以西戎部落联盟为主体建立的夏朝。文献所记夏朝的世系和史迹，半为传说，半为信史。二里头文化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是夏文化遗存，对此，考古学界人士所见略同。楚人的先民曾依附于夏朝，所以后世才有祝融为炎帝之佐的传说。

继夏朝而起的，是以追尊高辛的东夷为主体建立的商朝。商朝属于信史时代，而且已有成熟的文字、成熟的青铜文化、成熟的城市、成熟的国度。楚人的先民曾依附于商朝，所以祝融为高辛火正的传说得以确立不移。

如上所述，楚人的先民总是依附于强国大族。他们寄人篱下，实为势有所不得已而然。他们处在强国大族的夹缝之中，只好以弱事强，以小事大。贬之者可以说他们朝秦暮楚，褒之者可以说他们弃无道而就有道。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道义的基本准则。楚人对炎帝的崇拜，是其先民同夏人的密切关系留下的印记；楚人对高辛的崇拜，则是其先民同夏朝前的虞人和夏朝后的商人的密切关系留下的印记。子弹库《楚帛书》说到了炎帝，也说到了高辛的别称帝俊（俊）。其中有“帝俊（俊）乃为日月之行”一句，可证帝俊在楚人的信仰中已升格为天帝了。《离骚》推尊重华，重华是帝俊的号，足证屈原也崇拜高辛。

传说时代的火正，降至商代称“师火”^①，及至周代称“火师”，总之是司火之官。火正的职责主要有三项：一是观象授时，二是点火烧荒，三是守燎祭天。

先说火正是怎样观象授时的。

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下游，土壤沃腴，农业兴旺。农业讲究时令，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一概以时令为转移。时令的更换，一般民众只能凭物候的变化来识别，有天文知识的大巫则能凭天象的变化来判定。这样的大巫以重和黎两兄弟最为著名，号称祝融。上古观象，通常是在天刚黑的时候进行的。被观测的星，恰从东方升起叫“昏见”，恰在南方正中叫“南中”，恰在西方沉没叫“昏伏”。黄河中游的春耕春播，以始于春分为宜。祝融被称为火正，是因为他们能根据火星出现的时辰和方位来判定春分的日期。祝融观测的火星不是被称为“荧惑”的那颗行星，而是被称为“大火”的那颗恒星以及被称为“鹑火”的那个星座。

^① 殷墟卜辞有“自火”，丁山以为即“师火”，相当于周朝的“火师”，参见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61。

大火，西名为天蝎座 α ，在中国古代的恒星区划体系二十八宿中，它是心宿的二号星，简称心宿二。心宿二是颗一等星，而且有与众不同的鲜红颜色，非常容易辨认。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大火昏见恰好就在春分时节。火正观测到大火昏见，就可以发布春分来临的消息了。按，分至点在黄道上约每经71.6年西移 1° ，形成岁差。据此，由公元前2300年上推100年左右，在传说的高辛之世，大火昏见的日期仍在春分时节中，已可进行春耕春播，可见祝融为高辛火正的传说未必无据。夏代晚期以后，大火昏见的日期比春分越来越迟，火正所观测的星就非改不可了。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即约为商代的中期，春分时节恰好遇上鹑火南中，火正可以而且必须把观测大火昏见改为观测鹑火南中了。鹑火是二十八宿的柳宿，由一群等次不高、亮度不大的小星组成，状如鸟喙，因而又称“喙”，西名则属于长蛇座。鹑火本来与火毫不相像，它之所以被称为鹑火，想必是因为火正把它的南中作为春分来临的信号。楚人的先民大概曾任商朝的师火，商朝尊高辛为远祖，客随主便，臣随君便，因而有祝融为高辛火正的传说。

接着说祝融的第二项职责——点火烧荒。

上古的农业大抵实行斧耕火种，相当于后世的刀耕火种。斧耕即伐木，火种即烧荒。一年的农事始于烧荒，人民为劳作而紧张，因憧憬而激动，把烧荒当做丰收的前奏，要举行欢快而隆重的仪式。《礼记·郊特牲》说：“季春出火，为焚也。”说的是周代出火烧荒的仪式，但出火烧荒的习惯无疑是在更早的时代形成的。由谁把妥善地保存了一冬的火种引到野外，点燃烧荒的第一把火呢？当然是那位责无旁贷的火正。到了季秋，大火昏伏之后，还要举行“内火”仪式，把火种收藏起来。

最后说祝融的第三项职责——守燎祭天。

《礼记·祭法》说：“燔柴于泰坛，祭天也。”说的是周代的燎祭。但燎祭的风俗早就有了。祭天要用牲，这牲就供在柴堆上。把柴堆点燃，让肉的焦香随着烟气飘飘摇摇冲向空中。天帝闻到香气，就算是接受献祭了。火正的任务就是布置、点燃和守护祭天的柴堆。祭天，当然包括祭大火和鹑火在内。

前面已经说到，最早的祝融是重和黎两兄弟。《国语·楚语》记观射父说：“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重分管的是天界之火，因观测鹑火南中，所以叫“南正”，黎分管地界之



火，都是实实在在的火种、火把、火堆，所以叫“火正”。虽说有这个分工，但管的都是火，因此，把重和黎合起来，当做一个人，称之为火正，也是可以的。

观射父还说，帝尧让重黎的后裔仍司重黎的职守，以至于夏、商、周三代。据《史记·天官书》，重黎的后裔在帝尧之世为羲和。据《尚书·尧典》，羲和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兄弟，分管东、南、西、北和春、夏、秋、冬。这四位官员就是子弹库《楚帛书》所记奉炎帝命随祝融来到世上的四位神灵，按《楚帛书》的说法，他们不是祝融的后裔。神话在流传过程中往往走样，这也是一例。《尚书·尧典》还记述了与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相对应的四仲中星——即鸟、火、虚、昴四星。按，鸟为张宿一，西名长蛇座 α ；火即心宿二，上文已指出其西名为天蝎座 α ；虚为虚宿一，西名宝瓶座 β ；昴为昴宿，西名金牛座17。据竺可桢研究，《尧典》所记四仲中星是商末周初的天象，不得远在无从考实的帝尧之世。^①《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到夏代的一次日食，引《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所谓“辰不集于房”，就是发生了日食。“瞽奏鼓”，就是由乐师敲鼓，其用意似与后世击响器驱天狗以救太阳相同。“啬夫驰”，是描写官员慌乱。“庶人走”，是描写民众惊恐。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则日食记录。伪古文《尚书》以为，情势如此严重，全是由于羲和饮酒误事，忘记发布日食预报了。今人研究，这次日食在仲康五年秋九月，电脑算出应为公元前1876年10月16日。^②综理有关的线索，羲和应在夏代，可以确认他们是重黎的后裔。至于四仲中星，则与他们无涉。羲和比重黎有了更多的天文学知识，能够推算日食发生的时间了。

后世也有以为羲和是两个人的，如《扬子法言·重黎》说：“羲近重，和近黎。”按扬雄的意见，羲是司天的，和是司地的。这与《尚书·尧典》的说法不同，我们无须分辨孰是孰非，因为传说类似神话，在流传过程中也会发生歧变的。战国时代，关于羲和的传说愈出愈奇，变成神话，以为羲和只是一位天神。《山海经·大荒南经》说羲和是帝俊的妻子，生下了十个太阳。《离骚》则把羲和视为日御，即为太阳驾车的神。上古的天文学家和历数学家被尊为神之

① 参见竺可桢：《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载《科学》，1926（11）。

② 参见宋镇豪：《历史天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载《中国文物报》，1990-02-15。